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 者 玉田 趙紱 章
出版 者 莫 釐 錢 青
印刷 者 益 新 書 社
總發行所 益 新 書 社
分售處 南京 新民書店
各省 大書局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鑿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二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土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孽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三

第十五回 捐威晚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再說朝內這時又出了一段笑柄。恰好首輔薛國觀合該晦氣。原來國觀這人也是逢迎上意的一路人。算起才調。只怕還不如溫體仁。獨有愛錢一樁。却絕不客氣。皇帝一向被他瞞過。一日皇帝愁歎國用不足。國觀想獻個勤兒。又因心內懷着一樁事。便是那國戚武清侯李國瑞的庶兄國臣。曾對他說了幾句氣憤話。爲甚麼呢。原來國瑞素常瞧不着起庶兄。相待甚薄。國臣揮霍慣了。眼睜睜看國瑞擁着許多金貲。熱烘烘的窮侈極欲。好不受用。獨自清冷清的窮秀才一般。如何不氣。偶然與國觀談起。煩惱之中。不擇言語。亂說道。吾父貲產。足有四十萬花銀。論理說。我應得二十萬。有朝能到我的手。便捐充了國家軍資。豈不是好。他是一時氣話。這國觀却記在心頭。這日

對皇帝。便將國臣的話奏上去。這國瑞是孝定太后的兄孫。是皇帝的曾祖
 母家。皇帝本來不甚喜他。以爲戚畹。原是與國休戚相同。便倡捐助國。亦是
 正理。當時準奏。盡借用四十萬銀。國瑞那裏肯出。耽延幾日。鬧得勒限追交。
 將個國瑞。愁得恨無地縫可鑽。便有個篋片清客。與他定了一計。教他如此
 如此。果然不多時。國瑞府第。忽然自己折毀起來。瓦石木料。整車價載出。還
 有府內的陳設木器等等。在通衢中排列。吆喝着賣。還口口聲聲說是折變
 了。去交御款。他又想着自己。雖是國戚。然未免有些不當時了。嘉定伯周奎。
 總是簇新的國丈。找他說個情兒。或者能免。亦未可知。忙跑去懇求。國奎素
 與他相善。慨然應允。那知皇帝聽了。反爲大怒。立削去國瑞爵位。國瑞本來
 憂懼萬分。猛然吃着一驚。真嚇破了胆。不消幾日。嗚呼哀哉。衆戚畹見這榜
 樣。不由兔死狐悲。大家終日惴惴。沒作理會處。事有湊巧。這時皇子生起病

來。醫藥不甚見效。便有內監聞得京中有個女巫。十分靈感。降神用藥。治好的人甚多。當時奏知皇帝。皇帝愛子心切。便召女巫入宮。用了幾劑藥。稍見起色。戚畹中有伶俐的。便從這裏面。生了個計較。先用厚貲賂通內監。並幾個得寵宮妾。教那女巫降神時。搗了一席鬼話。說甚麼孝定太后。本是菩薩轉世。歸位後。仍爲九蓮菩薩。專司人間善惡生死。因現時皇帝聽信奸言。薄待外家。只此一節。菩薩震怒。諸皇子盡當死亡。不必再用藥了。左右內監官人等。又添枝扯葉。附會着一說。交頭接耳。傳遍宮中。鬧得皇帝也心下怙悒起來。過了幾日。誰知恰逢其會。白胖胖一位皇子。真個就死掉了。滿宮中越法鬧得起勁。竟有說恍惚見着一位菩薩。寶相莊嚴。蓮冠袈裟。手執錫杖。只是面色甚怒。那一定是孝定太后。察看宮中。鬧得皇帝十分恐懼。登時封國瑞的七歲孩重。襲父爵。發還所交金貲。衆戚畹方纔暗暗心喜。只是皇帝悶

悶不樂。追恨起薛國觀不當獻這策來。偏生國觀先時又得罪了個東廠太監王德化。暗地裏專察他的私事。都揭露在皇帝面前。這時又得罪了個禮部主事吳昌時。昌時與德化交通相善。兩人便發作起來。將國觀一樁樁受賂不法事兒。奏知御前。譬如點着引火綫一般。這炮兒登時裂響。却又借擬旨不稱爲題。將國觀革職放歸。這也罷了。偏偏國觀不知晦藏。及至出都之時。車馬行李十分纍重。都下閩傳他囊橐內。不知怎樣豐厚。又被東廠王德化奏上。皇帝大怒。重復拿下國觀。竟自賜死。不題朝政七顛八倒。全沒些昌明氣象。再說楊嗣昌見左良玉瑤瑤山捷報到來。欣喜之中心內却有些怙懣。你道爲何。原來嗣昌私地裏因賀人龍累次勝賊。曾許他代良玉之職。這番良玉恰又建此大功。又不便挪開他。只得含糊對人龍道。這事眼下不湊巧。只好向後再說罷。人龍以爲他是用籠絡。慣掉虛鎗花兒。良玉探得

又以爲他賣了自己。因此兩人都心下怏怏。無心爲用。這當兒獻忠畏良玉聲威。便趁機遣說客說良玉道。將軍所以見重一時。以有獻忠在耳。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將軍久歷戎行。有甚麼不明白呢。因此良玉雖乘勝圍困獻忠。却按兵不攻。獻忠方得抽空市買糧芻。收拾潰散賊衆。兔脫而出。西走白羊山。與羅汝才合聚。這時過天星等。方窺伺大昌巫山。意欲渡江。却被官兵扼住要路。只得也同獻忠聚在一處。聲勢大震。獻忠這賊。雖是累敗。那兇鷲之氣。越法猛盛。當時獻忠率合諸股賊衆。如酆都城。餓鬼搶關一般。來奪扼路。自己立馬江岸。手橫白亮亮的潑風刀。一聲令下。吶喊齊進。官軍奮力截殺。十分勇猛。後排賊衆。稍稍返顧。獻忠眦裂溢血。吼一聲提刀便斫。登時賊顛滾滾。立死數十人。衆賊股慄。只得捨命死鬥。官軍抵不住。退敗下來。衆賊一湧渡江。都屯駐在萬頃山。那時楊嗣昌已自夷陵。溯舟而上。獻忠

氣勢又復大震。過天星等又分領所部。東西奔突。處處牽掣官軍。獻忠趁勢便陷了大昌。屯在開縣。殺戮兇慘。一言難盡。不多時又陷劍州。將犯漢中。虧得總兵趙光遠賀人龍兩支雄兵。緊扼住平陽百丈兩座關口。獻忠只得走向巴西一路。屠綿州。越成都。瀘州。復到開縣。嗣昌這時在重慶。慌了手脚。忙下檄催良玉人龍。火速會兵。那知一些消息也無。一連九次檄召良玉。三次檄召人龍。却是如不靈的天師符。一個神將也。叫不到。只得罷了。姑且辦李自成這股賊。先是嗣昌在彝陵的當兒。探得自成勢蹙。欲就此機會招撫他。遍處貼了榜文。要招降自成。誰知反被自成笑罵一頓。這時官兵節節進逼。將自成一千人圍困在赤岬山下。魚復城中。爲日既多。自成糧草將盡。人馬餓斃。都爭着來吃。我搶你奪。拔刀相向。每日間總要鬥殺死十餘人。諸賊將見勢不佳。紛紛的縋城投降。自成無奈。只是咳聲歎氣。一夜出帳來。巡視各

帳。只見燈火淒黯。刁斗音稀。聽了聽各帳士卒紛紛怨歎。都饑的有氣無力。自成聽得好不難受。愁着眉走過一座帳幕。却是劉宗敏所部。這宗敏出身鐵匠。藍田縣人。自成起事。他便投入隊中。此人驍悍異常。在賊中人人畏懼。便是自成也讓他三分。這時自成走過這所帳幕。只聽有一羣兵紛紛聚語。一個說道。事已如此。須怨不得劉爺。難道活跳跳七尺漢子。便這等葬送了麼。人誰不想個生路呢。一個道。真個是呢。但願劉爺明日投官軍去。繫帶我們。早吃一頓飽。也是好的。這賊頭賊腦。還想甚麼出息麼。自成聽了。登時如一桶雪水。從頭澆下。暗道不好。一時氣激上來。也不再聽。回身便走。匆匆到帳中。只見燈暗如豆。帳下親衛。只賸四五人。都困睡在帳外。那養子李雙喜。也正在磕睡。一陣冷風。吹得刷刷刺刺的。十分淒切。自成思索一回。神昏智竭。不由頓頓足。長歎而起。尋了條絲帶。繫在帳梁上。墊了個橙子。剛將頭兒套

進結圈。那雙喜却忽然醒來。見自成如此光景。不由驚叫起來。奔上前抱下自成。哭勸道。大王何苦尋此短見。還是耐心再作計較。方是正理。安知便無出路。難道大王縱橫一世。便這等罷了不成。一席話說得自成愧憤交集。只索不死了。便揮去雙喜。姑且就寢。翻來覆去。忽然得了一計。便沈沈睡去。次日請宗敏到來。只與他閑談往事。假作撥悶光景道。這些時頭昏眼瘴。委實難耐。劉兄今日無事。與你散散步如何。宗敏道甚好。當時兩人迤邐出來。中間走去。遊了一回。少時走到一處。只見碧瓦紅牆。松竹交蔭。好大一座神祠。自成笑道。原來是洞霄道院。其中景致甚佳。我聞得仙師像前。神玦最靈。善卜吉凶。何不去瞻仰瞻仰。當下自成在前。同宗敏走入。只見重軒迴館。白石砌道。淨無纖塵。果然幽雅。兩人走入正殿。望望仙師塑象。只見星冠羽衣。白鬚飄拂。道貌盎然。自成忽然整襟肅拜。起來對宗敏道。劉兄。丈夫作事。須要

斬釘截鐵。更不必藏頭露尾。劉兄欲投降官軍。何必瞞我。我這頭顱。便送與兄。也不值甚麼。却是當年起事時光。卜者都道我有天子之分。今當度卜於仙師之前。以定吉凶。說罷。拈起靈琰。隨手拋去。只見旋轉一回。少時定住。三顆琰。都是陽琰大吉。自成看了。哈哈大笑。早將劉宗敏驚得目瞪口呆。卽撲翻便拜道。宗敏亦是一條漢子。今願死生終從大王便了。自成撫慰了一回。携手回帳。宗敏怔怔的。坐了一回。忽地拔步便走。自成心疑。方要遣人去探他。忽聽帳外親衛失驚打怪。喧鬧不止。擁着一人。擠到帳中。正是宗敏。只見他兇神似的。血污兩手。手內拎着兩顆人頭。仔細一看。却是宗敏妻子。與他的十餘歲孩兒。自成也是一驚。便道劉兄端的爲何。宗敏道也無他意。不過絕去繫戀。以堅從公之志罷了。當時兩人相抱大痛。諸賊聞知。人心方定。却不知爲自成所愚。這裏苟且粗定。事有湊巧。偏逢那巡撫邵捷春。不知緩

急。當這吃緊困賊之時。他却照例的移置戍兵起來。紛紛的一更調。圍防便鬆了許多。自成趁勢焚輜重。率輕騎。破圍突出。由鄖均等處。直走河南。這時河南大饑。遊民無數。不消幾日。自成已嘯聚了數萬餘人。便從南陽。攻掠宜陽。永甯。萬安。偃師等縣。當時死難官民。不可盡記。賊勢又復熾盛起來。一日自成坐在帳中。只見兵卒捉到一名細作。却是文士模樣。面目清皙。談論侃侃。並無畏蒞之態。自成心中一動。便命去縛與坐。詳問來歷。那人道。吾非細作。實慕大王威望。欲佐成不世之業。攀龍附鳳。良愜鄙願。吾姓牛名金星。盧氏縣人。曾舉孝廉。以磨勘微告見棄。自成聽了。不由喜得心花大放。原來此賊混了這些年。不過蠻殺瞎亂。純是強盜行爲。眼中不曾見這等人物。當時改容起敬道。先生見教甚好。便深談起來。那金星胸中。委實有些經緯。怎樣進取。怎樣號召。都說得井井有條。自成真個聞所未聞。不禁手舞足蹈。恨相